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刻拍案驚奇
第三十六卷 王漁翁捨鏡崇三寶 白水僧盜物喪雙生

資財自有分定，貪謀枉費躊躇。假使取非其物，定為神鬼揶揄！

話說宋時淳熙年間，臨安府市民沈一，以賣酒營生，家居官巷口，開著一個大酒訪。又見西湖上生意好，在錢塘門外豐樓買了一所庫房，開著一個大酒店。樓上臨湖玩景，遊客往來不絕。沈一日裡在店裡監著酒工賣酒，傍晚方回家去。日逐營營，算計利息，好不興頭。

一日正值春盡夏初，店裡吃酒的甚多，到晚未歇，收拾不及，不回家去，就在店裡宿了。將及二鼓時分，忽地湖中有一大船，泊將攏岸，鼓吹喧闐，絲管交沸。有五個貴公子各戴花帽，錦袍玉帶，挾同姬妾數輩，逕到樓下。喚酒工過來問道：「店主人何在？」酒工道：「主人沈一今日不回家去，正在此間。」五客多喜道：「主人在此更好，快請相見。」沈一出來見過了。五客道：「有好酒，只管拿出來，我每不虧你。」沈一道：「小店酒頗有，但憑開量洪飲，請到樓上去坐。」五客擁了歌童舞女，一齊登樓，暢飲更余。店中百來壇酒吃個罄盡。算還酒錢，多是雪花白銀。沈一是個乖覺的人，見了光景想道：「世間那有一樣打扮的五個貴人？況他容止飄然，多有仙氣，只這用了無數的酒，決不是凡人了，必是五通神道無疑。既到我店，不可錯過了。」一點貪心，忍不住向前跪拜道：「小人一生辛苦經紀，趕趁些微末利錢，只勾度日。不道□二分天幸，得遇尊神，真是夙世前緣，有此遭際，願求賜一場小富貴。」五客多笑道：「要與你些富貴也不難，只是你所求何等事？」沈一叩頭道：「小人市並小輩，別不指望，只求多賜些金銀便了。」五客多笑著點頭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即叫一個黃巾力士聽使用，力士向前聲諾。五客內中一個為首的喚到近前，附耳低言，不知吩咐了些甚麼，領命去了。須臾回覆，背上負一大布囊來擲於地。五客教沈一來，與他道：「此一囊金銀器皿，盡以賞汝。然須到家始看，此處不可洩露！」沈一伸手去隔囊捏一捏，捏得囊裡塊塊累累，其聲鏗鏘，大喜過望，叫頭稱謝不止。俄頃雞鳴，五客率領姬妾上馬，籠燭夾道。其去如飛。

沈一心裡快活，不去再睡，要駝回到家開看。慮恐入城之際，囊裡狼逾，被城門上盤詰。拿一個大錘，隔囊錘擊，再加蹴踏匾了，使不聞聲。然後背在肩上，急到家裡。妻子還在牀上睡著未起，沈一連聲喊道：「快起來！快起來！我得一主橫財在這裡了，尋秤來與我秤秤看。」妻子道：「甚麼橫財！昨夜家中櫃裡頭異常響聲，疑心有賊，只得起來照看，不見甚麼。為此一夜睡不著，至今未起。你且先去看看櫃裡著，再來尋秤不遲。」沈一走去取了鑰匙，開櫃一看，那裡頭空空的了。原來沈一城內城外兩處酒訪所用銅錫器皿傢伙與妻子金銀首飾，但是值錢的多收拾在櫃內，而今一件也不見了。驚異道：「奇怪！若是賊偷了去，為何鎖都不開的！」妻子見說櫃裡空了，大哭起來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一生辛苦，多沒有了！」沈一道：「不妨，且將神道昨夜所賜來看看，盡勾受用哩！」慌忙打開布袋來看時，沈一驚得呆了。說也好笑，一件件拿出來看，多是自家櫃裡東西。只可惜被夜來那一頓錘踏，多弄得歪的歪，匾的匾，不成一件傢伙了。沈一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被這伙潑毛神作弄了。」妻子問其緣故。乃說：「昨夜遇著五通神道，求他賞賜金銀，他與我這一布囊。誰知多是自家屋裡東西，叫個小鬼來搬去的。」妻子道：「為何多打壞了？」沈一道：「這卻是我怕東西狼，撞著城門上盤詰，故此多敲打實落了。那知有這樣，自家害著自家了？」沈一夫妻多氣得不耐煩，重新喚了匠人，逐件置造過，反費了好些工食。不指望橫財，倒折了本。傳聞開去，做了笑話。沈一好些時不敢出來見人。只因一念貪癡，妄想非分之得，故受神道侮弄如此。可見世上不是自家東西，不要欺心貪他的。小子說一個欺心貪別人東西不得受用，反受顯報的一段話，與看官聽一聽。冷一冷這些欺心要人的肚腸。有詩為證：

異寶歸人定夙緣，豈容旁睨得垂涎！

試看欺隱皆成禍，始信冥冥自有權。

話說宋朝隆興年間，蜀中嘉州地方有一個漁翁，姓王名甲。家住岷江之旁，世代以捕魚為業。每日與同妻子棹著小舟，往來江上撒網施籠。一日所得，恰好供給一家。這個漁翁雖然行業落在這裡頭了，卻一心好善敬佛。每將魚蝦市上去賣，若勾了一日食用，便肯將來佈施與乞丐，或是寺院裡打齋化飯，禪堂中募化腐菜，他不拘一文二文，常自喜捨不吝。他妻子見慣了的，況是女流，愈加信佛，也自與他一心一意，雖是生意淺薄，不多大事，沒有一日不捨兩文的。

一日正在江中棹舟，忽然看見水底一物，蕩漾不定。恰象是個日頭的影一般，火採閃爍，射人眼目。王甲對妻子道：「你看見麼，此下必有奇異，我和你設法取他起來，看是何物？」遂教妻子理網，搜的一聲撒將下去。不多時，掉轉船頭牽將起來，看那網中光亮異常。笑道：「是甚麼好物事呵？」取上手看，卻原來是面古鏡。周圍有八寸大小，雕鏤著龍鳳之文，又有篆書許多字，字形象符篆一般樣，識不出的。王甲與妻子看了道：「聞得古鏡值錢，這個鏡雖不知值多少，必然也是件好東西。我和你且拿到家裡藏好，看有識者，才取出來與他看看，不要等閑褻瀆了。」看官聽說，原來這鏡果是有來歷之物，乃是軒轅黃帝所造，採著日精月華，接著奇門遁甲，揀取年月日時，下爐開鑄。上有金章寶篆，多是秘笈靈符。但此鏡所在之處，金銀財寶多來聚會，名為「聚寶之鏡」。只為王甲夫妻好善，也是夙與前緣，合該興旺。故此物出現卻得取了回家。自得此鏡之後，財物不求而至。在家裡掃地也掃出金屑來，墾田也墾出銀簣來，船上去撒網也牽起珍寶來，剖蚌也剖出明珠來。

一日在江邊捕魚，只見灘上有兩件小白東西，趕來趕去，盤旋數番。急跳上岸，將衣襟兜住，卻似蓮子大兩塊小石子，生得明淨瑩潔，光彩射人，甚是可愛。藏在袖裡，帶回家來放在匣中。是夜即夢見兩個白衣美女，自言是姊妹二人，特來隨侍。醒來想道：「必是二石子的精靈，可見是寶貝了。」把來包好，結在衣帶上，隔得幾日，有一個波斯胡人特來尋問。見了王甲道：「君身上有寶物，願求一看。」王甲推道：「沒甚寶物。」胡人道：「我遠望寶氣在江邊，跟尋到此，知在君家。及見君走出，寶氣卻在君身上，千萬求看一看，不必瞞我！」王甲曉得是個識寶的，身上取出與他看。胡人看了嘖嘖道：「有緣得遇此寶，況是一雙，尤為難得。不知可肯賣否？」王甲道：「我要他無用，得價也就賣了。」胡人見說肯賣，不勝之喜道：「此寶本沒有定價，今我行囊止有三萬緡，盡數與君買了去罷。」王甲道：「吾無心得來，不識何物。價錢既不輕了，不敢論量，只求指明要此物何用。」胡人道：「此名澄水石，放在水中，隨你濁水皆清。帶此泛海，即海水皆同湖水，淡而可食。」王甲道：「只如此，怎就值得許多？」胡人道：「吾本國有寶池，內多奇寶，只是淤泥濁水，水中有毒，人下去的，起來無不即死。所以要取寶的，必用重價募著舍性命的下水。那人死了，還要養贍他一家。如今有了此石，只須帶在身邊，水多澄清如同凡水，任從取寶總無妨了。豈不值錢？」王甲道：「這等，只買一顆去勾了，何必兩顆多要？便等我留下一顆也好。」胡人道：「有個緣故，此寶形雖兩顆，氣實相聯。彼此相逐，才是活物，可以長久。若折開兩處，用不多時就枯槁無用，所以分不得的。」王甲想胡人識貨，就取出前日的古鏡出來求他賞識。胡人見了，合掌頂禮道：「此非凡間之寶，其妙無量，連咱也不能盡知其用，必是世間大有福的人方得有此。咱就有錢，也不敢買，只買此二寶去也勾了。此鏡好好藏著，不可輕觀了他！」王甲依言，把鏡來藏好，遂與胡人成了交易，果將三萬緡買了二白石去。

王甲一時富足起來，然還未舍漁船生活。一日天晚，遇著風雨，掉船歸家。望見江南火把明亮，有人喚船求渡，其聲甚急。王甲料此時沒有別舟，若不得渡，這些人須吃了苦。急急冒著風掉過去載他。原來是兩個道士，一個穿黃衣，一個穿白衣，下在船裡了，搖過對岸。道上對王甲道：「如今夜黑雨大，沒處投宿。得到宅上權歇一宵，實為萬幸。」王甲是個行善的人，便道：「家裡雖蝸窄，尚有草榻可以安寢，師父每不妨下顧的。」遂把船拴好，同了兩道士到家裡來，吩咐妻子安排齋飯。兩道士苦辭道：「不必賜餐，只求一宿。」果然茶水多不吃，逕到一張竹牀上一鋪睡了。王甲夫妻夜裡睡覺，只聽得竹牀栗喇有聲，撲的一響，像似甚重物跌下地來的光景。王甲夫妻請道：「莫不是客人跌下牀來？然是人跌沒有得這樣響聲。」王甲疑心，暗裡走出來，聽兩道士宿

處，寂然沒一些聲息，愈加奇怪。走轉房裡，尋出火種點起個燈來，出外一照，叫聲「阿也！」原來竹牀壓破，兩道士俱落在牀底下，直挺挺的眠著。伸手去一摸，嚇得舌頭伸了出去，半個時辰縮不進來。你道怎麼？但見這兩個道士：

冰一般冷，石一樣堅。儼焉兩個皮囊，塊然一雙寶體。黃黃白白，世間無此不成人：重重癡癡，路上非斯難算客。

王甲叫妻子起來道：「說也稀罕，兩個客人不是生人，多變得硬硬的了。」妻子道：「變了何物？」王甲道：「火光之下，看不明白，不知是銅是錫，是金是銀，直待天明才知分曉。」妻子道：「這等會作怪通靈的，料不是銅錫東西。」王甲道：「也是。」漸漸天明，仔細一看，果然那穿黃的是個金人，那穿白的是一個銀人，約重有千百來斤。王甲夫妻驚喜非常，道此是天賜，只恐這等會變化的，必要走了那裡去。急急去買了一二箇山炭，歸家熾爛起來，把來銷熔了。但見黃的是精金，白的是紋銀。王甲前此日逐有意外之得，已是漸饒。又賣了二石子，得了一大主錢。今又有了這許多金銀，一發瓶滿甕滿，幾間破屋沒放處了。

王甲夫妻是本分的人，雖然有了許多東西，也不想去起造房屋，也不想去置買田產。但把漁家之事閣起不去弄了，只是安守過日，尚且無時無刻沒有橫財到手，又不消去做得生意。兩年之間，富得當不得。卻只是夫妻兩口，要這些家私竟沒用處。自己反覺多得不耐煩起來，心裡有些惶懼不安。與妻子商量道：「我家自從祖上到今，只是以漁釣為生計。一日所得，極多有了百錢，再沒去處了。今我每自得了這寶鏡，動不動上千上萬不消經求，憑空飛到，夢裡也是不打點的。我每且自思量著，我與你本是何等之人？驟然有這等非常富貴，只恐怕天理不容。況我每粗衣淡飯便自過日，便這許多來何用？今若留著這寶鏡在家，只有得增添起來。我想天地之寶，不該久留在身邊，自取罪業。不如拿到峨眉山白水禪院，舍在聖像上，做了圓光，永做了佛家供養。也盡了我每一片心，也結了我每一個緣，豈不為美？」妻子道：「這是佛天面上好看的事，況我每知時識務，正該如此。」

於是兩個志志誠誠吃了□來日齋，同到寺裡獻此寶鏡。寺裡住持僧法輪問知來意，不勝贊歎道：「此乃檀越大福田事！」王甲央他寫成意旨，就使邀集合寺僧眾，做一個三日夜的道場。辦齋糧，施襯錢，費過了數□兩銀錢。道場已畢，王甲即將寶鏡交付住持法輪，作別而歸。法輪久已知得王甲家裡此鏡聚寶，乃謙詞推托道：「這件物事，天下至寶，神明所惜。檀越肯將來施作佛供，自是檀越結緣，吾僧家何敢與其事？檀越自奉著置在三寶之前，頂禮而去就是了。貧僧不去沾手。」王甲夫妻依言，親自把寶鏡安放佛頂後面停當，拜了四拜，別了法輪自回去了。

誰知這個法輪是個奸狡有餘的僧人，明知道鏡是至寶，王甲巨富皆因於此。見說肯捨在佛寺，已有心貪他的了。又恐怕日後番悔，原來取去，所以故意說個「不敢沾手」，他日好賴。王甲去後，就取將下來，密喚一個絕巧的鑄鏡匠人，照著形模，另鑄起一面來。鑄成與這面寶鏡分毫無異，隨你識貨的人也分別不出的。法輪重謝了匠人，教他謹言。隨將新鑄之鏡裝在佛座，將真的換去藏好了。那法輪自得此鏡之後，金銀財物不求自至。悉如王甲這兩年的光景，以致衣鉢充實，買祠部度碟度的僕奴，多至三百餘人。寺刹興旺，富不可言。王甲回去，卻便一日衰敗一日起來。原來人家要窮，是不打緊的。不消得盜劫火燒，只消有出無進，七顛八倒，做事不著，算計不就，不知不覺的漸漸消耗了。況且王甲起初財物原是來得容易的，慷慨用費，不在心上，好似沒底的吊桶一般，只管漏了出去。不想寶鏡不在手裡，更沒有得來路，一用一空。只勾有兩年光景，把一個大財主仍舊弄做個漁翁身分，一些也沒有了。

俗語說得好「寧可無了有，不可有了無。」王甲撥天家事弄得精光。思量道：「我當初本是窮人，只為得了寶鏡，以致日遇橫財，如此富厚。若是好端端放在家中，自然日長夜大，那裡得個窮來？無福消受，卻沒要緊的，舍在白水寺中了。而今這寺裡好生興旺，卻教我仍受貧窮，這是那裡說起的事？」夫妻兩個，互相埋怨道：「當初是甚主意，怎不阻當一聲？」王甲道：「而今也好處，我每又不是賣絕與他，是白白捨去供養的。今把實情告訴住持長老，原取了來家。這須是我家的舊物，他也不肯不得。若怕佛天面上不好看，等我每照舊豐富之後，多出些佈施，莊嚴三寶起來，也不為失信行了。」妻子道：「說得極是，為甚麼睜著眼看別人富貴，自己受窮？作急去取了來，不可遲。」商議已定，明日王甲逕到峨眉山白水禪院中來。昔日輕施重寶，是個慷慨有量之人；今朝重想舊蹤，無非窮促無聊之計。一般檀越，貧富不日總是登臨，音樂頓別。

且說王甲見了住持法輪，說起為舍鏡傾家，目前無奈只得來求還原物。王甲一里雖說，還怕法輪有些甚麼推故。不匡法輪見說，毫無難色，欣然道：「此原是君家之物，今日來取，理之當然。小僧前日所以毫不與事，正為後來必有重取之日，小僧何苦又在裡頭經手？小僧出家人，只這個色身，尚非我有，何況外物乎？但恐早晚之間，有些不測，或被小人偷盜去了，難為檀越好情，見不得檀越金面。今得物歸其主，小僧睡夢也安，何敢吝惜！」遂吩咐香積廚中辦齋，管待了王甲已畢，卻令王甲自上佛座，取了寶鏡下來。王甲捧在手中，反覆仔細轉看，認得舊物宛然，一些也無疑心。拿回家裡來，與妻子看過，□分珍重收藏起了。指望一似前日，財物水一般湧來。豈知一些也不靈驗，依然貧困，時常拿出鏡子來看看，光彩如舊，毫不濟事。歎道：「敢是我福氣已過，連寶鏡也不靈了？」夢裡也不道是假的，有改字陳朝駙馬詩為證：

鏡與財俱去，鏡歸財不歸。

無復珍奇影，空留明月輝。

王甲雖然寶藏鏡子，仍舊貧窮。那白水禪院只管一日興似一日。外人聞得的，盡疑心道：「必然原鏡還在僧處，所以如此。」起先那鑄鏡匠人打造時節，只說寺中住持無非看樣造鏡，不知其中就裡。今見人議論。說出王家有鏡聚寶，舍在寺中被寺僧偷過，致得王家貧窮寺中豐富一段緣由，匠人才省得前日的事，未免對人告訴出來。聞知的越恨那和尚欺心了。卻是王甲有了一鏡，雖知是假，那從證辨？不好再向寺中爭論得，只得吞聲忍氣，自恨命薄。妻子叫神叫佛，冤屈無伸，沒計奈何。法輪自謂得計，道是沒有盡藏的，安然享用了。

看官，你道若是如此做人落得欺心，到反便宜，沒個公道了。怎知：量大福亦大，機深禍亦深！法輪用了心機，藏了別人的寶鏡自發了家，天理不容，自然生出事端來。漢嘉來了一個提點刑獄使者，姓渾名耀，是個大貪之人。聞得白水寺僧□分富厚，已自動了頑涎。後來察聽聞知有鏡聚寶之說，想道：「一個僧家要他上萬上千，不為難事。只是萬千也有盡時，況且動人眼目。何如要了他這鏡，這些財富盡跟了我走，豈不是無窮之利？亦且只是一件物事，甚為穩便。」當下差了一個心腹吏典，叫得宋喜，特來白水禪院問住持要借寶鏡一看。只一句話，正中法輪的心病，如何應承得？回吏典道：「好交提控得知，幾年前有個施主，曾將古鏡一面舍在佛頂上，久已討回去了。小寺中那得有甚麼寶鏡？萬望提控回言一聲。」宋喜道：「提點相公坐名要問這寶鏡，必是知道些甚麼來歷的，今如何回得他？」法輪道：「委實沒有，叫小僧如何生得出來？」宋喜道：「就是恁地時，在下也不敢回話，須討喧怪！」法輪曉得他作難，寺裡有的是銀子，將出□兩來送與吏典道：「是必有煩提控回一回，些小薄意，勿嫌輕鮮！」宋喜見了銀子，千歡萬喜道：「既承盛情，好歹替你回一回去。」

法輪送吏典出了門，回身轉來與親信的一個行者真空商量道：「此鏡乃我寺發跡之本，豈可輕易露白，放得在別人家去的？不見王家的樣麼？況是官府來借，他不還了沒處叫得撞天屈，又是瞞著別人的東西，明白告訴人不得的事。如今只是緊緊藏著，推個沒有，隨地要得急時，做些銀子不著，買求罷了。」真空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怎麼好輕與得他？隨他要了多少物事去，只要留得這寶貝在，不愁他的。」師徒兩個愈加謹密不題。

且說吏典宋喜去回渾提點相公的話，提點大怒道：「僧家直懲無狀！吾上司官取一物，輒敢抗拒不肯？」宋喜道：「他不是不肯，說道原不曾有。」提點道：「胡說！吾訪得真實在這裡，是一個姓王的富人舍與寺中，他卻將來換過，把假的還了本人，真的還在他處。怎說沒有？必定你受了他賄賂，替他解說。如取不來，連你也是一頓好打！」宋喜慌了道：「待吏典再去與他說，必要取來就是。」提點道：「快去！快去！沒有鏡子，不要思量來見我！」宋喜唯唯而出，又到白水禪院來見住持，說：「提點相公必要鏡子，連在下也被他焦燥得不耐煩。而今沒有鏡子，莫想去見得他！」法輪道：「前日已奉告過，委實還了施主家了。而今還那裡再有？」宋喜道：「相公說得一卯二的，道有姓王的施主舍在寺中，以後來取，你把假的還了他，真的自藏了。不知那裡訪問

在肚裡的，怎好把此話回得他？」法輪道：「此皆左近之人見小寺有兩貫浮財，氣苦眼熱，造出些無端說話。」宋喜道：「而今說不得了，他起了風，少不得要下些雨。既沒有鏡子，須得送些甚麼與他，才熄得這火。」法輪道：「除了鏡子，隨分要多少，敝寺也還出得起。小僧不敢吝，憑提控怎麼吩咐。」宋喜道：「若要周全這事，依在下見識，須得與他千金才打得他倒。」法輪道：「千金也好處，只是如何送去？」宋喜道：「這多在我，我自送進的門路方法。」法輪道：「只求停妥得，不來再要便好。」即命行者真空在箱內取出千金，交與宋喜明白，又與三□兩另謝了宋喜。

宋喜將的去又藏起了二百，止將八百送進提點衙內。稟道：「僧家實無此鏡，備些鏡價在此。」宋喜心裡道：「量便是寶鏡，也未必值得許多，可出罷了。」提點見了銀子，雖然也動火的，卻想道：「有了聚寶的東西，這七八百兩隻當毫毛，有甚稀罕！叵耐這賊禿你總是欺心賴別人的，怎在你手裡了，就不捨得拿出來？而今只是推說沒有，又不好奈何得！」心生一計道：「我須是刑獄重情衙門，我只把這幾百兩銀做了贓物，坐他一個私通賄賂、夤緣刑獄汗蔑官府的罪名，拿他來敲打，不怕不敲打得出來。」當下將銀八百兩封貯庫內，即差下兩個公人，竟到白水禪院拿犯法住持僧人法輪。

法輪見了公人來到，曉得別無他事，不過寶鏡一樁前件未妥。吩咐行者真空道：「提點衙門來拿我，我別無詞訟干連，料沒甚事。他無非生端，詐取寶鏡，我只索去見一見。看他怎麼說話，我也講個明白。他住了手，也不見得。前日來提控送了這些去，想是嫌少。拚得再添上兩倍，量也有數。你須把那話藏好些，一發露形不得了！」真空道：「師父放心！師父到衙門要取甚使用，只管來取。至於那話，我一面將來藏在人尋不到的去處，隨你甚麼人來，只不認帳罷了。」法輪道：「就是指了我名來要，你也決不可說是有的。」兩下約定好，管待兩個公人，又重謝了差使錢了，兩個公人各各歡喜。法輪自恃有錢，不怕官府，挺身同了公人竟到提點衙門來。

渾提點升堂見了法輪，變起臉來拍案大怒道：「我是生死衙門，你這禿賊，怎麼將著重賄，營謀甚事？見獲贓銀在庫，中間必有隱情，快快招來！」法輪道：「是相公差吏典要取鏡子，小寺沒有鏡子，吏典教小僧把銀子來准的。」提點道：「多是一划胡說！那有這個道理？必是買贖私情，不打不招！」喝叫皂隸拖番，將法輪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收在監中了，提點私下又教宋喜去把言詞哄他，要說鏡子的下落。法輪咬定牙關，只說：「沒有鏡子，寧可要銀子，去與我徒弟說，再湊些送他，贖我去罷！」宋喜道：「他只是要鏡子，不知可是增些銀子完得事體的，待我先討個消息再商量。」宋喜把和尚的口語回了提點。提點道：「與他熟商量，料不肯拿出來，就是敲打他也無益。我想他這鏡子，無非只在寺中。我如今密地差人把寺圍了，只說查取犯法贓物，把他家資盡數抄將出來，簡驗一過，那怕鏡子不在裡頭！」就吩咐吏典宋喜監押著四個公差，速行此事。宋喜受過和尚好處的，便暗把此意通知法輪，法輪心裡思量道：「來時曾囑付行者，行者說把鏡子藏在密處，料必搜尋不著，家資也不好盡抄沒了我的。」遂對宋喜道：「鏡子原是有，任憑箱匣中搜索也不妨，只求提控照管一二，有小徒在彼，不要把家計東西乘機散失了，便是提控周全處。小僧出去，禪院另有厚報。」宋喜道：「這個當得效力。」別了法輪，一同公差到白水禪院中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白水禪院行者真空，原是個少年風流淫浪的僧人，又且本房饒富，盡可憑他撒漫，只是一向礙著住持師父，自家像不得意。目前見師父官提下去，正中下懷，好不自由自在。俗語云：「偷得爺錢沒使處。」平日結識的私情、相交的婊子，沒一處不把東西來亂塞亂用，費掉了好些過了。又偷將來各處寄頓下，自做私房，不計其數。猛地思量道：「師父一時出來，須要查算，卻不決撒？況且根究鏡子起來，我未免不也纏在裡頭。目下趁師父不在，何不捲擄了這諾多家財，連鏡子多帶在身邊了，星夜逃去他州外府，養起頭髮來做了俗人，快活他下半世，豈不是好？」算計已定，連夜把箱籠中細軟值錢的，並疊起來，做了兩擔。次日，自己挑了一擔，顧人挑了一擔，眾人面前只說到州裡救師父去，竟出山門去了。

去後一日，宋喜才押同四個公差來到，聲說要搜簡住持僧房之意。寺僧回說本房師父在官，行者也出去了，止有空房在此。公差道：「說不得！我們奉上司明文，搜簡違法贓物，那管人在不在？打進去便了！」當即毀門而入，在房內一看，裡面止是些粗重家火，椅桌狼狽，空箱空籠，並不見有甚麼細軟貴重的東西了。就將房裡地皮翻了轉來，也不見有甚麼鏡子在那裡。宋喜道：「住持師父叮囑我，教不要散失了他的東西。今房裡空空，卻是怎麼呢？」合寺僧眾多道：「本房行者不過出去看師父消息，為甚把房中搬得恁空？敢怕是乘機走了！」四個公差見不是頭，曉得沒甚大生意，且把遺下的破衣舊服亂捲擄在身邊了，問眾僧要了本房僧人在逃的結狀，一同宋喜來回覆提點。提點大怒道：「這些禿驢，這等奸猾！分明抗拒我，私下教徒弟逃去了，有甚難見處？」立時提出法輪，又加一頓臭打。那法輪本在深山中做住持，富足受用的僧人，何曾吃過這樣苦？今監禁得不耐煩，指望折些銀子，早晚得脫。見說徒弟逃走，家私已空，心裡已此苦楚，更是一番毒打，真個雪上加霜，怎經得起？到得監中，不勝狼狽，當晚氣絕。提點得知死了，方才歇手。眼見得法輪欺心，盜了別人的寶物，受此果報。有詩為證：

贗鏡偷將寶鏡充，翻今施主受貧窮。

今朝財散人離處，四大原來本是室。

且說行者真空偷竊了住持東西，逃出山門。且不顧師父目前死活，一逕打點他方去享用。把目前寄頓在別人家的物事，多討了攏來，同寺中帶出去的放做一處。駕起一輛大車，裝載行李，顧個腳夫推了前走。看官，你道住持諾大家私，況且金銀體重，豈是一車載得盡的？不知宋時盡行官鈔，又叫得紙幣，又叫得官會子，一貫止是一張紙，就有□萬貫，止是□萬張紙，甚是輕便。那住持固然有金銀財寶，這個紙鈔兀自有了幾□萬，所以攜帶不難。行者身邊藏有寶鏡，押了車輛，穿山越嶺，待往黎州而去。到得竹公溪頭，忽見大霧漫天，尋路不出。一個金甲神人閃將出來，軀長丈許，面有威容。身披鎖子黃金，手執方天畫戟。大聲喝道：「那裡走？還我寶鏡來！」驚得那推車的人，丟了車子，跑回舊路。只恨爺娘不生出四隻腳，不顧行者死活，一道煙走了。那行者也不及來照管車子，慌了手腳，帶著寶鏡只是望前亂竄，走入林子深處。忽地起陣狂風，一個斑斕猛虎，跳將出來，照頭一撲，把行者拖的去了。眼見得真空欺心，盜了師父的物件，害了師父的性命，受此果報。有詩為證：

盜竊原為非分財，況兼寶鏡鬼神猜。

早知虎口應難免，何力安心守舊來？

再說漁翁王甲討還寺中寶鏡，藏在家裡，仍舊貧窮。又見寺中日加興旺，外人紛紛議論，已曉得和尚欺心調換，沒處告訴。他是個善人，只自家怨恨命薄，夫妻兩個說著寶鏡在家時節許多妙處，時時歎恨而已。一日，夫妻兩個同得一夢，見一金甲神人吩咐道：「你家寶鏡今在竹公溪頭，可去收拾了回家。」兩人醒來，各述其夢。王甲道：「此乃我們心裡想著，所以做夢。」妻子道：「想著做夢也或有之，不該兩個相同。敢是我們還有些造化，故神明有此警報？既有地方的，便到那裡去尋一尋看也好。」

王甲次日問著竹公溪路徑，穿川度嶺，走到溪頭。只見一輛車子倒在地上，內有無數物件，金銀鈔市，約莫有數□萬光景。左右一看，並無人影，想道：「此一套無主之物，莫非是天賜我的麼？夢中說寶鏡在此，敢怕也在裡頭？」把車內逐一簡過，不見有鏡子。又在前後地下草中四處尋遍，也多不見。笑道：「鏡子雖不得見，這一套富貴也勾我下半世了。不如趁早取了他去，省得有人來。」整起車來推到路口，顧一腳夫推了，一直到家裡來。對妻子道：「多蒙神明指點，去到溪口尋寶鏡。寶鏡雖不得見，卻見這一車物事在那裡。等了一會，並沒個人來，多管是天賜我的，故取了家來。」妻子當下簡看，盡多是金銀寶鈔，一一收拾，安頓停當。夫妻兩人不勝之喜。只是疑心道：「夢裡原說寶鏡，今雖得此橫財，不見寶鏡影蹤，卻是何故？還該到那裡仔細一尋。」王甲道：「不然，我便明日再去走一遭。」到了晚間，復得一夢，仍舊是個金甲神人來說道：「王甲，你不必癡心！此鏡乃神天之寶，因你夫妻好善，故使暫出人間，作成你一段富貴，也是你的前緣，不想兩人奸僧之手。今奸僧多已受報，此鏡仍歸天上去矣，你不要再妄想。昨日一車之物，原即是室鏡所聚的東西，所以仍歸於你。你只堅心好善就這些也享用不盡了。」颯然驚覺，乃是南柯一夢。王甲逐句記得明白，一一對妻子說，明知天意，也不去尋鏡子了。夫妻享有寺中之物，盡勾豐足，仍舊做了嘉陵富翁，此乃好善之報，亦是他命中應有之財，不可強也。

休慕他人富貴，命中所有方真。
若要貪圖非分，試看兩個僧人。